

杜
詩
言
卷

杜詩言志卷十四

佚名

暮春題灤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
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
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
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至夔之始，寓居西閣，至灤西寒望一首，喜其蕭疏，可以適遠興，因欲定居於此，入宅三首。

則書其勝概足以任浮生之飄轉居然一日
之桃源矣此則題於屋壁言久於川峽者非
我志也不過飄泊天涯兵戈阻絕故與此暮
春已經再期而不能去耳夫春既已暮則鳥
之及時而鳴者已將反舌花之隨時而盛者
亦無多時正猶我之自鳴其寥落者亦自厭
其繁瀆而欲無語與我前途之歲月寧復有
幾時也夫谷虛則雲氣薄逃虛者安能自厚

其生波亂則日華遲。遊亂者又安能獨歸之。
速然而我之哀傷總不在此。亦惟憂戰伐之
無由速定耳。

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
鹿羣。畏人江北草。旅食灑西雲。萬里巴渝曲。三
年實飽聞。

此第二首承上言我之居此非以爲樂土也。
然亦有人曾言此邦千樹橘可以比封君者。

而我則不見有此也。亦不過暫借席地以養
拙於干戈之際。全生於麋鹿之羣耳。其畏人
而不敢與之校也。一江北之草。何輕微。乃爾
其旅食而常不飽也。一灤西之雲。何淡薄之
甚。惟此巴渝之曲。越在萬里之外。豈京洛韋
杜間人之所得聞。而我乃以三年久客之故。
得飽聞之。此外則何樂於是哉。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

草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細雨荷鋤立。江
猿吟翠屏。

此第三首言世間之事多有變幻如綵雲遇
陰則色退而白矣。錦樹方曉則光豔而青矣。
惟我則不然。我之一生。觸處便遭齟齬。以故
身世之間。但餘此雙垂之蓬鬢。而遇合全希。
生平絕無長物。以故乾坤之內。只存此一座
之草亭。而家徒四壁。如此景况。或者年尙富

強猶有可待而哀歌已迫於衰晚。或者將伯
有助猶有可呼而醉舞絕無人垂盼。然則當
細雨之時而荷鋤以立。惟有江上之猿孤吟
於翠屏之間。其淒清欲絕。若爲相况耳。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卽
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喪亂丹心破。王
臣未一家。

此第四首言我之一生如此。豈由於不自檢

耶。無如少年所學之書劍。他日從軍。不蒙錄用。盡委棄於泥沙。故雖事主而沾薄祿。然未能大行其志。蹉跎空老。吾生有涯。尙欲何爲耶。至今老病。處此絕域。惟依藥餌。以送年華。則亦已矣。其所不能去於心者。惟此喪亂之未平。而率土王臣。未成一家之治耳。觀此詩而世不我用。猶然惓懷不置。其忠愛之性。自非第二三人所能彷彿也。看他他日二字。包

卻無限世情涼薄，眞忠厚語。

欲陳濟世策，已老尙書郎。未息豺虎鬪，空慙鴛
鷺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
宵淚滿床。

此第五首承上言非無濟時之策可陳而已
居閒曹不能近侍君側難除豺虎之亂空慙
鴛鷺之行故時愈危而事愈急雖欲拯救而
羽毛風逆奮發無由惟有江漢中宵涕淚滿

床而已。夫賃居題壁，總說非其本志，而落後必歸到不肯忘君上，此其志之所在，堅白不移，隨地流露也。

柴門

孤舟登灤西，回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
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哈呀。大江蟠嵌根，歸
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鋸。蕭颯灑秋
色，氛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槎。禹功

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巨渠決太古。眾水爲長蛇。
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靈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
泥沙。

此詩十一韻。是前一首寫峽門之險。而以遠
遊子一語作結。後一首十韻。是寫客居之清
約。而以回首暮霞作結。向來因係一韻。遂編
作一首。今分之。蓋作二首讀。則起結突兀。較
有餘味也。且篇中有兩回首字。亦不犯複識。

者詳之。詩因柴門而題，而柴門則在灤西，故泛舟而歸灤西，而登舟之時，回首之所見者，則兩崖之景，有足駭焉。其一則在於天時亢旱，驕陽之氣，如焚柴之暄赫，雖當長晝之景，已經窈窕西下，而餘光仍散漫於哈呀之間。其一則在於地勢，落日照大江之奔流，蟠旋於嵌石之根，而直歸於海，以成一家。其力之下，衝迅厲，欲割地軸，其上之竦壁鋒銳，如

攢鏌鋏當是時也。但見秋氣蕭颯之中，日車昏霾之際，而峽門之險窄，僅可容槎。因嘆當日神禹疏鑿之功，足以輔翊造化，隨其欹斜。

成此巨渠，決於太古之前，以至於今，眾水滙之，如長蛇之浩瀚。於是東通吳會，西通巴蜀，萬里之遙，皆成利涉。鹽麻之用，賴以通焉。然則是峽門也，卽瀼西也。其勢之險要，壯濶如此。以一介遠遊，寄居柴門，宜何似耶。

一似夫飄轉之流沙。暫爲混跡於此耳。不亦可悲也哉。戛然而止。是爲前首。

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華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

此後首十韻承上言我之混跡於此將何以
自處耶亦隨分以謀清賞耳蓋萬物莫不有
其本性惟能附其性者爲佳若我之本性則
以簡約爲適而不願從事於奢華故我柴門
之中不過茅棟一楹取其足以蓋我繩床使
得容膝而止又隨地鑿一清池喜其稍有餘
花至於解渴則有濁醪樂飢則有脫粟如是
則眼前之事足矣何吝嗟之有且喜此山中

人事稀少。日夕致佳。貧病固其常。而富貴可
勿論。以此自老於干戈之際。藉此蓬華遮身。
看雲氣。延清賞。此理已愜於分外。非自誇也。
求足以了此垂白之年而止。敢以高士自命。
耶。書此以自明其懷抱。而回首其時則猶暮
霞在天而未晚也。是爲後首。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

爭餘漉豎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
聲一注溼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
豹羣

夔俗以竹竿入山引水獠奴供役不辭夜行
之勞先生戲作此詩以勞之看他寫來無微
不到又得如此雅令真化工之筆視今人作
詩只解剗襲幾句寬帽子大頭話者真可不
必又作也首句直貫到末句蓋山木蒼蒼落

日曛者。正是虎豹出沒之地之時也。此時而欲以竹竿入山分泉。便是人所退避而不前者。是以郡人都向竿頭爭取餘瀝。而獠奴若不聞之。不屑與之爭。獨自入山尋源。以竿承水。便寫出有幹用人。向根本上做起。不屑與細人爭末流之利也。夫入山愈深。則水至稍遲。故病渴之人。迴白首以相望者。至於三更之久。而忽爾一聲傳言水至。則源泉如注。自

天而降，青雲皆爲之溼，非竿頭餘瀝之可比也。末二語以陶侃胡奴贊之，胡奴本異人，故不畏虎豹，乃豎子亦能之乎？錢氏謂胡奴舊註爲不足據，亦無足深辨。第觀本文一異字，則亦可想而知耳。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

比而作詩

觀此詩序則知少陵之詩大半皆出於比而他詩不註者使人之自得之也吾願學者從此隅反。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畧有其名存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源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

塞道路爲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
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一經器物內永挂龕。
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哇丁負籠至。感
動百慮端。

首八句敘園官送菜。而以未足怪一筆掃去。
下論世事。則以比小人之害君子。然寇盜侵
暴。不過荆棘之類。猶易別擇。而一等貌廁士
林。而爲躄跖之行。如苦苣馬齒者。擁塞器物。

使羅紈之美，受其蝨刺。上以敗壞國家，下以
荼毒善類，有志之士，豈屑與爲伍。宜乎高蹈
遠引，採芝於山中，而避此戎軒也。是則畦丁
送菜一事，足以感動慮端者如此。

除草

去蕪
草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
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
能待高秋。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

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
易滋蔓敢使依舊邱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
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讐

此藉除草以喻惡類之宜屏絕也開口言草
有害於人妙妙夫草之害於人寧有幾何而
乃惡之欲盡絕之則天下之有害於人有什
伯於草者宜何如盡絕之也既已毒矣而又
甚多寫盡小人黨援盤結之態苟滋其蔓必

致難圖。是以荷鉏先登。討致水中。無使得依
舊邱。庶得藩籬曠而松竹幽。信乎芟夷之不
可缺。而疾惡之宜如讐也。末語結出正意。反
若作喻。妙妙。

引水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
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
筒引水喉不乾。人生流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

憂寬。

此以嘆人生生理之難。卽一沾水而可見也。蓋等一水耳。在雲安則難。在魚復則易。所值之時俗有不同也。斗水之所關於人者。非甚鴻巨。然當其艱窘之時。則亦足以厘人之憂慮。是則接筒可引者。亦出於一時之幸。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

園人送瓜

江漢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
一掃食新先戰士。其少及溪老。傾筐蒲鵠青。滿
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
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
秋蒂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
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此以喻嘉種之培養無人也。菁莪樸棫以比
君子。此食瓜而美亦以爲喻。以言其色則傾

筐蒲鶴青也。以言其質。則水玉芝草也。以言其味。則如嚼冰雪。足慰枯槁也。然惟柏公能知愛惜。用以享士。用以供賓。而國家當休兵息戰之時。誰能如東陵故侯。加意種植。以儲此珍珠於無替也。吾惜園人之殊爲草草耳。觀此則少陵之以比爲詩者。又其一也。

課伐木

非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

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
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
截篠簞，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持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
人屋壁，列樹白荀，鏝爲牆實以竹。示式
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
之徒，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
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
午下山麓。尙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
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
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
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蠶不
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
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

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
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其給酒一斛。
觀此詩則知少陵亦精於吏治之才。非疏狂
而畧於事者也。夫士人高談虛無。尙清淨。鳴
琴而理。而置繁劇於不問。一旦禍變當前。而
猝無以應。使人誚儒術之疎。而法令刑名之
家。又窮極苛細。使民不堪命。故君子貴未雨
綢繆而說以犯難。如此詩首言長夏無所爲。

及閒暇也。客居課奴僕。小見大也。飯腹清晨。
悉下情也。持斧入谷。授方畧也。人肩四根。不
苛求也。亭午下麓。齊步伐也。尙聞丁丁。人鼓
舞也。功課日足。力無乏也。於是跨小籬而仗
虛竹。竇空荒而峻隄。防彼干戈。蜂蠆雖藉賢
府主之淨理。而熊羆乳獸。又寧不當自慎耶。
且舍西崖嶠。雷雨蔚興。牆宇亦資修葺。而豈
謂衰年專以姑息爲務。如彼混淪無憂之徒。

以苟治爲幸耶。爾曹輕執熱以下，則爲之歌
以勸勉之，給賞以慰勞之，以此爲吏，吾知其
能爲能吏，以之爲將，吾知其爲賢將矣。孰謂
少陵固一狂士耶。

信行遠修水筒

引泉筒也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
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
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曠驚未

飡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
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
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

凡世間任負最勞苦之事人所退避而不肯
爲者已獨不遺餘力而爲之其於身所快意
之事人皆貪求而惟恐不足者已獨淡然而
處之此在古大臣不難於淡泊明志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而不謂小人中執僕夫之役者

亦竟能之。其爲可法可傳更當何如。如此信
行者一僕夫耳。乃性根清淨。旣不茹葷。凡人
之嗜欲始於餘食。彼旣視爲泊然。則一切世
味皆不足以縈其心。是其所以處已者旣如
此。而於他人之事。豈反有切切然引爲已任
而不置者。乃觀其陟雲林。凌荒險。日曛未食。
觸熱貌赤。而通流於四十里之外。來與廚會。
非其心通本源。能識大體。而於天下之事。無

足以滯礙於其前者乎。如是則與古君子之
恭以持身，謹以事上者，夫何異之有。裂餅浮
瓜，曾不足以饗答其萬一。彼混同而視之，使
殿最不分者，豈足以爲勸懲哉。行之秉心如
此，其直如筆，而豈與世之奸猾者同其崎嶇
險惡，竊高位以損人利己者哉。其置身託志
在雲霄之上矣。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
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
曠喜荆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
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
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
時危賦斂數。脫粟爲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靄
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
此公家威。主人長跪問。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

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觀前阻雨不得歸灑西甘林一首中有句云
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
繁胸襟安得輟兩足杖藜出欹傾條流數翠
實偃息歸碧澗則甘林者固老杜之所深爲
契注者也此則其喜歸之作言捨舟而越西
岡乃得入此甘林因解衣盤薄之下而見此
甘林之中無一不可人意如青芻芳澤之姿

既足以適我馬既瘖之性而好鳥間關之語
如知主人久客之歸則當此晨光映岫夕露
方晞之候雖年居遲暮寢食俱少而惟覺此
清曠之荆扉爲可喜者豈真謂甘林之封殖
將歲有絹千匹哉亦良以倦於俗態之經過
不若此在野之於我性無違耳夫輕肥誰所
不羨藜藿豈真獨甘無如喧靜各不同科故
出處各隨機便也然則朱門雖貴亦不足矜

白屋雖貧亦不必陋。此吾之所以憇此甘林。而以得歸爲樂者也。此一段說完甘林可喜之故。夫青芻何處不悅。馬好鳥亦何嘗知人之歸。總是愛之深。便生出如許歸美。此可以驗人情。卽可以爲詩妙也。此下接言我旣以在野爲樂。則旣歸之餘。何以適此野性。亦惟與此地鄰里之野老。可以相依。脫粟可以相供。豆田可以同遊。雖時危賦數。秋花之實盡。

供軍旅而奉上之義自不可悖是以因主人
長跪之間而勸其效死恭命勿爲奮飛以懟
君上蓋野人雖可以適野性而君臣之義則
無逃於天地之間嗚呼少陵最悲時事之剝
害小民而於對野人之語則又勸盡親上死
長之方所謂上下之交宜各盡其道耳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

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
波綺麗爲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
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奇駉驥
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仍虧
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疾屢
遷移經濟慙長策飛樓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
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
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

開幕府萬萬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
音書恨鳥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
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隱黃陂。不敢要佳句。愁
來賦別離。

此少陵自言其生平之所作。後多漫興。不及
其前之刻意苦吟也。壯遊詩云。往昔十四五。
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爲班揚。又云。
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則當其東下姑蘇。

徧歷吳越遊覽之詩蓋亦有數千百首之多而皆不著於集豈非公所未愜於中而棄之者歟今集中所載始於開元二十四五年至東都之後以及於楚蜀共一千五百餘首以題計之僅一千一百餘首耳而成都以前多作意之詩僅居十之三成都以後多漫興之詩遂居十之七故江上水勢如海聊短述一首有句云老去詩篇渾漫興蓋言亂離漂泊

情事難堪卽景言懷漫然成咏以適一時之興故不覺其篇什之多非如向者之深有所感觸而極意以摹取之之謂也此時去蜀居夔依柏中丞者三載其歸朝覲君之心與懷歸故里之念交迫於中而又不能灑然就道故漫興以寄其懷抱者最多幾三百餘首此詩乃自言其詩之非爲傑作而並以曉示來茲首言文章一道原有一定之軌轍其是非

得失乃千古具眼公同鑒別之事非一人一
己之所可自爲矯誣者也故一言而得則千
古之人咸以爲得一言而失則千古之人咸
以爲失然必自己寸心之中其得失先自了
然去其失以歸於得然後可以質之千古而
無歉若使自己心中本無所知則是其言必
有失無得尙何以對千古之人哉是以古來
作者雖各殊列而其名聲之得垂於後世者

皆歸於有得而無失。而非浪垂者也。自屈騷
絕響而漢詩盛行於後世。前輩旣飛騰而起。
後賢猶襲其餘波。其規例遵守不移。然法雖
爲千古所共由。而心則隨學者所自盡。要必
在小弱之年。苦心極詣。而後可得。觀此心從
弱歲疲一語。則知少陵少時所作。正在苦心
而未得手之時。其所作不存於集者。職此故
也。下引江左鄴中諸賢以證之。因自敘其所

作之不盡爲佳句者言已之用功如車輪雖已斲就而於古法猶未盡善如爲堂構猶有所虧則所作述者不過漫爲潛夫之論而謬叨同人賞識謂爲好辭良自愧矣蓋我之所以不能自信者亦以所遭之境實爲漂蕩疾病遷移經濟旣無所施而塵沙久相侵傍唐虞旣遠盜賊繁興顛沛之餘稼穡分心柴荆僻處則愁來而賦別離亦聊以適興而已尙

何佳句之可云耶。觀於此詩，則少陵之所自信於千古者，其詩亦無多首，而漫興之作不與焉。此非自謙，蓋定論也。奈何今之人茫然無知，而遂欲自鳴其得意者，何居乎。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鉏。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此秋野五首與前題屋五首絕不相同彼則極言其苦以爲非樂處此土此則甚言其樂已足慰目前也夫一時事耳何以憂樂頓易蓋君子賚志未遂之憂與達觀自得之樂原並行而不悖故言彼憂非懷安也此樂無怨尤也兩意似相反而實相成然總歸到憂亂懷君上此其大綱也語意自明可無解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

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此山薇。

此第二首言隱居之樂與物相同則藉貧病以忘是非而此山之薇正可樂吾飢也語意自明。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此通首皆言山林之樂。然其所以終老山林者，則以直道恥事干謁故耳。乃不以此歸過於人，但云禮樂攻吾短，便將世上一班好諛惡直之醜，一齊掩過，而以草野倨侮之罪自任。此真詩人忠厚之旨，而又出之以風雅之口，真是令聞者亦當愧仄不遑也。掉頭紗帽仄，正是不嫻於禮樂處。正是宜僻處山林處。妙甚。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
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
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
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

此首言歲將暮，卽山林者亦不能無授衣之感。故又因賜被時而傷君恩之未報也。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鴦羣。
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
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
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此首言功名不遂而遠叨薦剡。廁身鴛鴦。正如蠻語參軍之徒。堪嘲笑也。逕隱千重石。則君門萬里矣。帆留一片雲。則客途孤寄也。前三首言山林之樂。後二首懷廊廟之思。亦並行不悖云。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興卽漫興之謂也。秋興言當秋日而漫興以爲詩也。漫興詩本無深意。而老杜卽於此詩備極淋漓工巧。蓋唐人七律以老杜爲最。而老杜七律又以此八首爲最者。以其生平之所鬱結。與其遭際。暨其傷感。一時薈萃形爲慷慨悲歌。遂爲千古之絕調。余嘗總而計之。

唐人七律莫盛於早朝應制諸篇而未免言之太莊工麗有餘而生動不足中晚以後鮮新旖旎而氣格淺微若高華典贍而望之又如出水芙蓉妍秀輕靈而按之又龍文百斛則惟此秋興之爲獨步也此第一首從秋字上籠蓋而起下歷舉其興之所由生看他開口一句將造物神奇一筆寫出大凡描繪物理刻畫者必失之尖小博大者又易含糊似

此既極鑿削又極渾淪以玉露爲追琢以楓
林爲方幅其玉露降而風林傷非玉露之果
爲椎鑿然楓林之傷實由玉露之降若或凋
傷之此真以化工之筆妙寫化工之神理讀
者慎勿以其熟習而遂滑口過去不加咀味
也次言其地則既曰巫山又曰巫峽狀其連
綿杳邈氣之遠屆不可津涯也然後極力形
容之曰此其氣之蕭森貫於兩間自下而上

者江間之風浪兼天掀湧自上而下者塞上之風雲接地成陰一上一下盡在此秋氣之中四句寫得秋字如許壯濶然後承之曰秋氣如此我將何以爲懷乎蓋我之居此夔州見此叢菊已兩開矣人以爲叢菊也而不知皆吾之淚且非吾今日之淚也以吾之含悽於內而不能自語者已非一日今見此叢菊而不禁其駢流以出是此兩開者皆吾他日

淚也。且我之居此峽中，泛而無著，如孤舟之繫人，以爲孤舟之繫也，而不知吾心則在於故園，是孤舟之一繫，惟此故園心也。最可悲者，此白帝城邊砧聲暮急，總爲寒衣刀尺之計，處處相催，將見鬢發載塗，入室而處之時矣。而我何爲漂泊於此耶？此第一首在夔言言夔，漫興之始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

一作北

斗望京華聽猿

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
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
前蘆荻花。

此第二章承上言白帝城卽夔府城也暮砧
之時卽落日斜之時而我於此豈徒望鄉淒
感耶以我生平君臣義切雖居僻遠而葵傾
愈摯每依南斗而憑高以望京華庶幾得覲
吾君乎然而徒聽斷猿之聲不勝悲痛而淚

與之俱下矣。且我尙叨朝廷之官職而飄流
劍外。無分毫策力以報君恩。與虛隨張鷟八
月之浮槎無異也。晝省香爐。我嘗入直而伏
枕以思。衮職而今則與之睽絕矣。惟聽此山
樓粉堞之中。悲笳互動。相尋未已。其將何日
得以奏昇平之效耶。放廢如此。而時不我與。
落日方斜者。倏又西沉。請看石上之月。已映
洲前之花。則頃刻百年。如駒過隙。能不悲耶。

通首重望京華三字。蓋望京華者，乃少陵之至性所鍾。生平命脈皆在於此。所謂與身而俱來，寢食不忘者也。

千家山郭淨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此第三首承上言我之飄泊於孤城而懷抱

難堪者。豈徒悲已志之無成哉。彼日之方落者。信宿之間。又轉而爲朝暉矣。固日日如是也。我日日如是來坐此翠微。而彼漁人者。亦日日如是還來泛泛。卽此清秋之燕子。亦日日如是故來飛飛。獨是漁人燕子。不改其爲故常。而我則何爲與之同其泛泛飛飛也乎。夫我昔者亦曾如彼匡衡出而抗疏矣。而於功名之會則甚薄。今者亦且幾如劉向坐而

傳經矣。而於吾心之事則遠違。夫豈我之託業有未善哉。回憶少年時一班同學。今皆宦成都。已不賤。翩翩衣馬。輕肥於五陵之間者。比比皆是也。而奈何。使志在溫飽者。皆得其所願。翻令我心乎君國者。轉飄零於遠地耶。玩一自字。有志得自滿意。有封殖自擅意。有尸位素餐。恬不爲恥意。八面玲瓏。十分足色。趣甚。毒甚。

聞道長安似弈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征
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
所思。

此第四首。則悲時事之甚失也。承上章言我
之生平。既未得其志。而時事之可悲。又有甚
焉者。不聞長安近日之變態乎。紀綱紊亂。措
置紛紜。如弈者之舉棋無定。以故立朝多幸。

才情詩話 卷之四
恩怙寵之人在位皆傾邪讒諂之輩王侯第
宅各矜壯麗而絕無矢忠報主之心文武衣
冠各樹黨援而絕無憂國奉公之士是以安
史餘孽未能盡殄於直北致金鼓之聲時動
乎關山羌胡之兵更復入寇於西陲俾羽書
之煩騷擾夫車馬世事如此可悲已甚而懷
康濟之畧者徒使之穩睡於魚龍寂寞之間
抑何謂耶夫既不能一借前籌又不能超然

膜置則平居故國屬有所思夫焉能起不知
我者而告之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
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
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
朝班

此第五首則追憶太平宮闕之盛爲孤忠之
所愛慕不忘也玄宗最好神仙當太平無事

惟以昇仙爲望，西降王母，東來紫氣，何懿鑠也。至於開宮扇，識聖顏，一庭喜起，大可想見。奈何亂離之後，放逐之餘，遂晚卧滄江，不得再點朝班，良可悲矣。通首博大昌明，鏗鉉綺麗，舉初盛早朝應制諸篇，一齊盡出其下，眞傑作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鶴，錦

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此第六首則敘次及於巡幸之地而兼傷其變亂之所由生承上言宮闕之盛既如彼其不可復覩矣而一時名勝之地如曲江花萼諸處皆非尋常所有乃曾幾何時而素秋之間接入一派萬里風烟使邊塞戎馬之愁竟入於芙蓉小院之中也至於今則宮苑中猶

珠簾繡柱也。而所圍者黃鵠耳。曲江頭猶是
錦纜牙檣也。而所起者白鷗耳。豈復有當年
歌舞之盛哉。回首此中一片錦繡乾坤。非帝
王州不能佳麗。若是。今何以一旦破壞至此
極耶。上言宮闕。則極其盛。此首言勝地。則帶
言其衰。此自互文。而亦見立言有體。且得杼
軸。饒有變化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

此第七首因上文自古帝王之語遂引漢武
以爲明皇之比蓋明皇好大喜功窮兵黷武
使中國蕭然煩費者亦畧與漢武等以致釀
成安史之禍卽今追憶昆明池水而漢武之
故轍猶在眼中彼其開拓西南鑿池習戰好

大而夸至取天上星文立於河岸海中異獸
鼓鬣波濤究竟夜月徒虛秋風自動有何益
哉惟令城社邱墟人民塗炭如波漂菰米黑
爛沉黑宮庭喪亂骨肉拋離如露冷蓮房殘
紅墜粉二語便暗指陳陶馬嵬諸變是向之
欲立功異域者今且秦關百二不能自保舉
目天涯處處皆成險阻與烏道無異烏觀此
謂太平之世王道蕩蕩者耶徒使江湖之間

有一漁翁投竿而泣滿地兵戈誰爲抱杞人之憂者末二語言天下大勢壞亂已極憂之者惟己一人也此一首追咎明皇喜事關邊而寵任賊臣之過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此第八首承上文昆明池而次及於昆吾御
宿紫閣漢陂諸勝以追憶昔遊之不可復得
也言此昔遊諸勝其飲啄之佳棲遲之善皆
各極其美而佳人仙侶相與倡酬亦何其都
雅也且其時以彩筆上千御覽而一時之卿
相莫不折節逢迎氣象崢嶸頗稱豪俊而今
胡爲流落江關回首顧望不啻雲泥之隔白
頭遭際若此寧有不頽然自喪者耶前數首

皆慷慨君國以極其怨慕之意此一首則悼
惜己身之盛衰亦先公後私之義也 八首
先後次第彼此照映如遊蓬山處處谿壑迥
別如登閬苑層層戶牖相通以言格律則極
其崇闕議論則極其博大性情則極其溫厚
罕譬則極其精當然皆其興會所至一筆寫
來自然妙麗天成不待安排思索此天地間
至文也讀者詳之

杜詩言志卷十四終